



宋繫太平御覽



增  
403  
91



13  
403  
91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一

樂部十九

簫

笳

笙

竽

簧

埙



田八幡  
中

新定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  
卅月八日  
由山田一人  
所購以贈



釋名曰簫肅也其聲肅肅清也

爾雅曰大簫謂之管小者謂之筴郭璞注曰管二十三管長尺四寸筴十六管長

尺二寸簫一名籟也

博雅曰簫大者二十三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

通禮義纂曰伏犧作簫十六管

蔡邕曰簫編竹有底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長則濁

短則清以蜜蠟實其底而增減之則和然則邕時無洞聲

者矣

易說曰夏至之樂補以簫簫長四寸

太平御覽

卷第五百八十一

一

張河所

鄭玄曰簫亦管形似鳥翼鳥火禽也火數七夏時火用事  
二七十四簫之長由此也

三禮圖曰雅簫長四寸二寸四強頌簫尺二寸十六強仲  
夏之月令樂師均管簫簫長則濁短則清以蜜蠟實其底  
而增減之則和管成而音定無所復調當與琴瑟相參  
風俗通曰舜作簫其形參差象鳳翼十管長尺二寸

白虎通曰簫者中呂之氣也

尚書益稷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毛詩臣工有瞽曰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春秋說曰夏至作樂閒以簫笙

周禮春官小笙師曰小笙師掌吹簫

史記曰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於吳市也

又曰周勃吹簫給喪事

謝承後漢書曰靈帝善鼓琴吹洞簫

丹陽記曰江寧縣南三十里有慈姥山積石臨江生簫管  
竹玉褒洞簫賦所稱卽此也其竹圓緻異於衆處自伶倫  
採竹嶰谷其後唯此簫見玠故歷代掌給樂府而俗呼曰  
鼓吹山

涼州記曰呂纂咸寧二年有盜發張駿墓得白玉樽玉笛  
紫玉簫

列仙傳曰簫史者秦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繆  
公女弄玉好之以妻焉其後隨鳳去故秦人作鳳女祠於  
雍宮代有簫聲

江表傳曰孫權攻合肥不下而還休兵皆上道權與呂蒙  
等在後魏將張遼奄至鼓吹驚怖不能復鳴簫唱甘寧援  
刀欲斫之於是始作之

莊子曰南郭子綦謂顏成子遊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  
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郭象曰天籟籟也

秦子曰一人執規十手自負一人吹簫長短皆應

傅子曰馬先生能使木人吹簫比妙般輪墨翟不劣古矣

籟

杜贄笳賦序曰昔伯陽避亂入戎戎越之思有懷土風遂  
建斯樂美其出於戎貉之俗有大韶夏之音

曹嘉之晉書曰劉疇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  
懼色援笳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動其遊客之思於是  
羣胡皆泣而去

蔡琰別傳曰琰字文姬先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  
于家漢末大亂為胡騎所獲在左賢王部伍中春月登胡  
殿感笳之音作十八拍

晉先蠶儀注曰車駕住吹小菰發大菰即笳也

又曰胡笳漢舊錄有其曲不記所出本末笳者胡人卷蘆  
葉吹之以作樂也故謂曰胡笳

夏仲御別傳曰激南楚吹胡笳風雲為之搖動星辰為之  
變度

世說曰劉越石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越石始  
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皆  
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之賊並棄圍奔走

笙

釋名曰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以匏為之其中空以受簧

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郭璞曰大笙列管匏中  
簧小者十三簧鍵為舍人曰大笙  
音聲衆而廣也小者音相和也  
白虎通曰笙之言施也牙也萬物始施而牙笙者太簇之

氣也象萬物之生也故曰笙有七正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古之善吹笙者有王子晉見列仙傳周靈王之太子也

毛詩鹿鳴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尚書益稷曰笙鏞以間鳥獸踳踳孔安國曰間迭也吹笙擊鍾鳥獸仰德相率而

舞踳踳然也

禮記檀弓止曰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

笙歌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也

又曰女媧之笙簧

周禮曰春官笙師掌教吹笙

鄉飲酒曰笙入奏南陔白華

邯鄲綽五經折疑曰夫笙者法萬物始生導達陰陽之氣

故有長短黃鍾為始象法鳳凰

蔡邕月令章句曰季秋之月上丁人學習笙吹所以通氣也管簫笙竽塤箎皆以吹鳴者也

穆天子傳曰西王母吟月吹笙鼓簧簧在篋中衷心翔翔民之

子惟天之望

呂氏春秋曰墨子見荆王衣錦吹笙

竽

易通卦驗曰冬至吹黃鍾之律聞音以竽竽長四尺二寸

鄭玄曰管類也竹為之形參差象鳥羽也

周禮曰笙師掌教吹竽竽三十六簧也

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命樂師調笙竽

風俗通曰謹案禮記竽竹簧長四尺二寸今二十三管

世本曰隨作竽

楚辭曰代奏鄭衛鳴竽張伏獻駕辯楚勞商伏義作琴造駕辯之曲楚

人自作勞商之  
歌皆妙曲也

通禮義纂曰漢武帝時丘仲作笙三十六管

樂府雜錄曰將竽形類小鍾以手持之即鳴

樂府圖曰吹竽有以知法度竽音調則度數得見

列仙傳曰商丘子皆者高邑人也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

取婦而老邑人乃奇怪之從受道問其要言但食朮菖蒲

根飲水不飢不老如此傳世見之三百餘年貴戚富室聞

之取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懂慢矣謂將復有匿術也

文心雕龍曰林籟結響調如竽琴

淮南子曰孟夏南方御女衣赤采吹笙竽煦也立春之氣

煦生萬物也管三十六宮管在左右和十三宮管在中今

之竽並以木代瓠而漆之無復八音矣荆梁之南尚仍古

制

相譚新論曰成少伯工吹竽見安昌侯張子夏鼓瑟謂曰

音不通千曲以上不足以爲知音

韓子曰齊宣王使人吹竽有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

粟食與三百人等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處士走或

云韓昭侯田巖使一一聽之乃知其濫吹也

新序曰楚王使謁者徐光迎方與盲人能吹竽者龔遂乃

止

簧

毛詩曰巧言如簧

又曰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陽陽無所用其心也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命侍女許飛瓊鼓震篪之簧

世本曰女媧作簧宋均曰女媧黃帝臣也

三禮圖曰雅簧上下各六

神仙傳曰王遙有竹篋未嘗開後將弟子擔篋入石室室  
中有二人遙自取一枚以二枚與室中人對共鼓之  
潛夫論曰簧削銳其頭有傷害之象塞蠟蜜有口舌之類  
皆非吉祥善應也

塤

世本曰塤暴新公所造亦不知何人周畿內有暴國豈其  
時人乎本作塤音許圍五寸半長三寸半凡六孔宋均注  
云暴公周平王諸侯也

樂書曰塤者喧也周平王時暴辛公燒土爲之

說文云塤爲樂器亦作塤也塤謂聲濁而喧喧然今雅樂  
部用也

爾雅釋樂曰大塤謂之郢即塤也銳上平底形象塤鍾大  
者如鵝子聲合黃鍾大呂也小者如鷄子聲合大簇夾鍾

也皆六孔與篋聲相諧故曰塤篋相應

風俗通曰塤燒土爲也圍五寸半長一寸半有四孔其二  
通凡六孔也塤一作塤字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二  
樂部二十  
鼓  
祝敬  
筍簾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二

樂部二十

鼓

祝敬

筍簾

風俗通曰鼓不知誰所造鼓者郭也春分之音萬物皆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

爾雅曰大鼓謂之鼗小者謂之應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

料徒擊鼓謂之罍郭璞注曰詩云或歌或罍鼗長八尺應在大鼓側也

周易通卦驗曰冬至鼓用馬革圓徑八尺一寸夏至鼓用

牛皮圓徑五尺七寸

尚書曰周成王崩鼓鼓在西房長八尺

尚書益稷曰下管鞀鼓

禮記曰廟堂之上壘樽在阼犧樽在西廟堂之下懸鼓在



西應鼓在東

又曰懸鼓周鼓也其小者曰膚先擊小鼓為大鼓導引故曰膚一名鞀

又曰春官小師掌教鼓矇播鞀眡瞭播鞀

又曰王執路侯執鼗將軍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師執鞀

又曰夏后足鼓般人置鼓置植也周人懸鼓

又曰籥章氏掌出土鼓杜子春日以築土為匡以革為面可擊者也

又曰除水蟲以炮土之鼓鼓之以焚石投之狐蜮之屬也

又曰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

旅以正用役音聲五聲合和者也教為鼓而辯其聲用教為鼓教擊鼓者大小之

數又別其以雷鼓鼓神祀雷鼓入面鼓以靈鼓鼓社祭靈

祭祭地祇以路鼓鼓鬼享路鼓祀天鼓以鼗鼓鼓軍事鼓

謂之鼗長八尺以鼗鼓鼓役事鼗音古刀切以晉鼓鼓

金奏晉鼓長六尺六寸者是也金奏謂樂作擊編鍾

又冬官考工記鞀人為臯陶鞀音農曰臯陶鼓木鄒玄謂鞀音况萬切又鞀音陶長六尺有六寸左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

寸鞀音况萬切又鞀音陶兩端廣六寸而中央廣尺如此乃得有腹矣其穹者三之

一鄭眾云穹讀為志無空邪之穹穹者居鼓面三之一則

其鼓四尺者板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倍之為二尺六寸

三分寸之二加鼓四尺穹之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此

鼓合二上三正鄭眾云謂兩頭一平中央一平鄭玄讀三

十板又直名居二尺二寸不弧曲也此鼓兩面以六鼓差之

又直名居二尺二寸不弧曲也此鼓兩面以六鼓差之

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鼗鼓中圍加三之一

以三分一也面四尺其圍十二尺加以三分一四尺則中

圍十六尺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今鼓亦合二十四尺則

板微穹六寸三分寸之二爾雅云大鼓謂之鼗鼓以爲臯

鼗鼓軍事鄭眾云鼓四尺謂革所蒙者廣四尺也為臯

陶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勾磬折曲之不參正中圍與鼗

折為異也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啓雷聲而動鼓所以取

啓雷聲而動鼓所以取

啓雷聲而動鼓所以取

啓雷聲而動鼓所以取

象為蒙鼓良鼓瑕如積環革調也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

以革者也禮記明堂位曰土鼓音問賁桴鞀籥伊耆氏之樂也賁當為由伊耆氏也

左傳成上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

又僖中曰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

又昭三日分唐叔以密須之鼓注密須國名也

毛詩曰邶風擊鼓其鏜鏜躍用兵

又采芑曰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又靈臺曰鼉鼓蓬蓬朦朧奏公

又執競曰鍾鼓喤喤磬筦將將

又山有樞曰子有鍾鼓不擊不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又有警曰有警有警在周之廷設業設簋崇牙樹羽應用懸鼓

又那曰猗歟那歟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

又甫田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

又有騶曰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

又宛丘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

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漢書曰李陵擊匈奴夜擊鼓起士鼓不鳴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何耶軍中豈有女子乎搜軍中得卒妻皆斬之

又曰元帝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鼗殿下天子自軒檻上墮銅丸以撾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

者莫能爲之

後漢書曰王喬爲葉令每當朝鄴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昭帝取置其都亭無復有聲

又曰稱衡字正平孔融雅愛其才數稱賞於曹操操欲見之衡不肯往操懷忿而以其才不欲殺之聞衡善鼓召爲鼓吏因會賓客闕試音節諸吏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綬之服次至衡方操搥踊躍而前吏呵之曰鼓吏何不改服而輕進衡於是先解衰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綬而著之復操搥顏色不忤操笑曰本欲辱衡反辱孤衡對曰不敢以先王之法服爲伶倫之衣

沉約宋書曰蕭思話年十許歲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也南史曰孫挹爲延陵縣令國子助教高爽詣之挹了無故人懷爽出從閣下過取筆書鼓面云徒有此大腹了自無

肝腸面皮如許厚被打未遽央

唐書曰張玄素太子承乾又嘗於宮中擊鼓聲聞於外玄素叩閣請見極言切諫承乾乃出宮內鼓對玄素毀之唐書鄭餘慶兼判大常卿事初德宗自山南還宮闕輔有懷光吐蕃之虞都下驚擾遂詔太常習樂去大鼓至是餘慶始奏復用大鼓

世本曰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之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能唯王都無所解意色殊惡自言解打鼓帝卽令取鼓令擊之於坐振袖而起揚槌奮擊音節諧捷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

春秋孔演圖曰有人金豐擊玉鼓駕六龍

鼓喻所行清嚴人服其威勢也

古今注曰漢有黃門鼓吹一名樓車

帝王世紀曰黃帝殺夔以其皮爲鼓聲聞五百里

後秦記曰姚泓永和元年天水翼石鼓鳴聞數百里野雉皆雊神異經曰八方之荒有石鼓焉蒙之以皮其音如雷韓子曰楚厲王有驚鼓與百姓爲戒飲酒過之而擊民大驚使人止之曰吾醉戲而擊之民皆罷居數月警而擊鼓民不起也穆天子傳曰天子讀書于梨丘奏廣樂遺其靈鼓虞喜志林曰建武二十四年南郡男子獻銅鼓有銘五經要義曰鼓所以檢樂爲群音之長也異苑曰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問張華華曰可取蜀人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聲聞數十里劉道民詩云亦有遠而合蜀桐鳴吳石

郭緣生述征記曰逢山在廣固南三十里有祠并石人石鼓齊世將亂石人輒打鼓聞數十里

羅浮山記曰浮山東石樓下有兩石鼓扣之清越所謂神鉦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始興郡陽山縣有豫章木本徑可二丈名爲聖木秦時伐此木爲鼓顙顙成忽有奔逸北至桂陽又王韶之始興記云息於臨武遂之洛陽因名聖鼓城今在臨武

臨海記曰郡西有白鶴山山上有石鼓元嘉中居人志祭祀山神乃椎此鼓數十里聞如金石之響相傳云此山有鶴飛人會稽郡雷門鼓中打鼓聲洛陽聞之後逆賊孫恩斫破此鼓見一白鶴飛出去通禮義纂曰建鼓大鼓也少昊氏作焉爲衆樂之節夏加

四足謂之節鼓商人挂而貫之謂之盈鼓周人懸而擊之謂之懸鼓近代相承植而建之謂之建鼓本出於商制也唐禮設於四隅劉瓛定軍禮曰鼓吹未知其始也漢以雄朔野而有之矣鳴笳以和簫聲非八音也騷人曰鳴篴笳竽鼓吹樓車也昔蕭史吹簫於秦秦人爲之築鳳臺故鼓吹陸則樓車水則樓船其在庭也則以虞爲樓或曰鷺鼓精也昔吳夫差啓蛇門以厭越越人爲雷門以禳之擊大鼓於雷門之下而蛇門聞焉其後移鼓建康宮之端門有雙鷺唳鼓而飛乎雲末或曰皆非也詩曰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古之君子仕於伶官悲周道之爲榛傷頌之掇音故飾鼓以鷺欲其流風好焉今有龍頭大抗中鼓獨揭小鼓隨品秩焉短簫饒歌軍樂也帝岐伯所作以建武揚德風韶勸

土地

古今樂錄曰鑄師掌金奏之鼓謂主擊管鼓又卒長執饒以奏其鐘又卒長執饒切交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鐻濁音又金饒止鼓以金鐸通鼓以金鐻節鼓以鍾鼓者前擊鍾次擊鼓也

大周正樂曰劉貺曰鼓動也冬至之音萬物含陽氣而動雷鼓八面以祀天靈鼓六面以祀地路鼓四面以祀鬼神夏后加以足謂之足鼓殷人貫之以柱謂之柱鼓周人懸之謂之懸鼓後世復舛制建之謂之建鼓鼓高六尺六寸金奏則鼓之傍有小鼓謂之應鼓以和大鼓小鼓有柄曰鞀搖以和鼓大曰鞀也鞀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廣首而纖腹齊鼓如漆桶大一頭設齊於鼓面如麝齊故曰齊鼓又曰馬上之鼓曰提鼓有木可提執施於朝則登聞之鼓敢諫之鼓是也施於府寺曰朝鼓在村墅曰枹鼓枹一作

桴調擊鼓物在邊微曰警鼓

又曰銅鼓鑄銅爲之虛其一面覆而擊其上南蠻扶南天竺類皆如此嶺南豪家則有之大者廣尺餘

又曰節鼓如博局中開圓孔適容其鼓擊之以節樂也

又曰毛員鼓似都曇而稍大

又曰有鼉鼓節鼓不知誰所造

又曰擔鼓如小囊先冒以革而漆之

又曰羯鼓正如漆桶兩手俱擊以其出羯中故號羯鼓亦謂兩杖鼓

又曰正鼓和鼓一以正而一以和皆罽鼓也

又曰都曇鼓似罽鼓而小以小槌擊之

又曰荅臘鼓制廣於羯鼓而鼓以指指之其聲甚震俗謂之楷鼓

又曰鷄婁鼓正而圓首尾可擊之處平可數寸

又曰方鼓大曆元年司馬滔進廣平樂兼此鼓以應黃鍾一均聲

樂書曰雷鼓者周禮瞽矇掌播鞀鞀如鼓而小以木貫之作柄柄各四枚爲八面也旁以羯皮爲耳搖之還自擊禮書云掌之人左手播鞀右手擊鼓之是也

祝敵

釋名曰祝如物始見祝祝然也敵止也所以止樂

尚書夔曰夏擊鳴球下管鼗鼓合止祝敵孔安國曰夏擊

下樂也上下合止

禮記德音之音控揭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

樂記曰聖人作控揭壎箎則所起矣祝衆也立夏之音萬物象形皆成也方面各二尺傍開員孔內手於孔擊之以

舉衆樂也

爾雅曰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敵謂之籤郭璞注曰祝尺四寸深尺八尺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鈕鑄刻以木長尺籤者其名也

樂汁圖曰乾主立冬陰陽終始故聖人承天以制祝刑法使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宋均曰祝國中從發聲人情死恨亦中從起

爾雅曰敵謂之籤音真注云敵如伏虎背上二十七鈕鑄刻以木長尺櫟之籤其名也

筍簾

爾雅曰木謂之簾郭璞注曰懸磬之木曰簾方言凡其高者謂之簾郭璞注曰即筍簾也

釋名曰所以懸鍾鼓者橫曰簾簾峻也在上高峻也縱曰簾簾舉也在旁舉簾者也

毛詩曰設業簾設崇牙樹羽

周禮冬官梓人爲筍簾贏者羽者鮮者以爲筍簾外骨內骨却行仄行紆行連行以脰鳴以翼鳴以爲雕琢厚唇弁口出目短耳大胃耀後者以爲鍾簾銳喙決吻小體騫腹者以爲磬簾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者以爲筍注曰爲鍾簾者有力而不走宜於任重也爲磬簾者其聲清揚宜遠聞也外骨龜內骨鼈卻行蟻仄行蟹紆行虵連行魚脰鳴龜鼉翼鳴發皇也蟻蚰蜒皆以刻畫彝器博庶物貴野聲禮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龍簾簾舫之崇牙周之璧婁注云龍上刻畫爲重牙又畫繪爲婁載之以璧垂五羽於其下也

賈誼筍簾賦曰櫻孿拳以蜩虬負大鍾而欲飛○楚詞曰簫鼓兮瑤簾





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張敬兒舞王敬則拍王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遽止使陸澄誦孝經自仲尼居而起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

隋祕書監牛弘修皇后房內之樂文帝龍潛時頗好音樂嘗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託言夫妻之義因節取之為房內曲命婦人並登歌上壽並用之職在宮內之女人教習之

樂府雜錄曰貞元中有王芬曹保其子善才其孫曹綱及裴興奴善彈琵琶其曹綱善運撥聲若風雨不事彈弦其裴興奴善於擺撚不撥稍軟時人云曹綱有右手裴興奴有左手

武宗朝朱崖李太尉有樂吏廉郊者師於曹綱精妙入神

嘗謂僂流曰教授人亦多矣未曾有此性靈弟子也嘗因清夜攜樂器於平泉別墅臨池彈琵琶調芟荷間有聲意其魚躍也及彈別調即寂然因復彈琵琶之池中擲物跳上岸觀之尺一片方響琵琶鐵蓋以聲律諧和相應故也其妙若此

又曰貞元中有康崑崙彈琵琶第一手因長安大旱詔移兩市以祈雨及至天門街市人廣較勝負及鬪聲樂即街東有康崑崙琵琶最工必謂街西無以敵也遂請崑崙登綵樓彈一曲新翻羽調錄要即錄要也本因樂工進曲後來誤言錄要也其街西亦建一樓東市大誚之及崑崙度曲西市樓上出一女郎抱樂器先云我亦彈此曲兼移在楓香調及下撥聲如雷其妙絕入神崑崙即驚駭乃拜請為師女郎乃更衣而出及見即僧也蓋西市內豪族厚賂莊嚴

寺僧善本

善本名俗姓段也

以定東廊之勝也翌日德宗召入令

陳本藝異常佳獎因令教授崑崙奏曰且請崑崙彈一調

子乃彈之師曰本領何雜也兼帶雅聲崑崙驚曰段師神

人也臣小年初學琵琶偏於隣舍女巫處授一品絃調子

後仍易數師段精鑒玄妙如此段師奏曰遣崑崙不近樂

器十餘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盡段師之藝

也又曰開元中有賀懷智善琵琶以石為槽鵠鷄筋作絃用

鐵撥彈之又曰琵琶始自烏孫公主造馬上彈之直項曲項者曲項

蓋使於急關也古曲有陌上葉范擘石苞謝奔皆善此樂

也風俗通曰琵琶近代樂家所作不知所起長三尺五寸法

天地人與五行也四絃象四時也以手琵琶之因以為名

語林曰謝鎮西著紫羅襦據胡床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

琵琶作大道曲異苑曰南平國兵在姑熟有鬼附之每占吉凶輒先索琵琶

隨彈而言事事有驗云是老鼠所作名曰靈侯王譽期絳幕祠儀曰琵琶出於弦鞞笙簧基於絲竹

竹林七賢傳曰阮咸善琵琶荀勗雅解音律自以遠不及

也文士傳曰孔暉善彈琵琶吳歸命恒使為樂孫放別傳曰君性好音能及琴及琵琶以自散

傳玄琵琶序曰聞之故老云漢遣烏孫公主念其行道思慕使工知音者載琴箏筑篪篥之屬作馬上之樂觀其器

盤圓柄直陰陽序也四弦法四時也以方語目之故云枇

杷也取易傳於外國也杜摯以為興秦之末蓋苦長城之役百姓弦戔而鼓之二者各有所據以意斷之烏孫近焉石崇琵琶引曰王明君舊本為昭君以觸文帝諱改匈奴請婚元帝以明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思其送明君亦然故序之云耳

傅子曰朱生善彈琵琶雖伯牙之妙無加也

文士傳曰孔熒字正忠解音律彈琵琶

異苑曰永嘉中李謙素善琵琶元嘉初往廣州夜集坐倦悉寢唯謙獨揮彈未輟便聞窗外有唱佳聲每至契會無不擊節謙性語曰何不進耶對曰遺生以久無宜干突始悟是鬼

幽明錄曰晉司空桓豁在荊州有參軍五月五日剪鸞鵠舌教令學語遂無所不名與人相問顧參軍善彈琵琶鸞鵠每立聽移時

錄異傳曰吳赤烏三年句章氏楊度至餘姚夜行有一年少持琵琶求寄載度受之鼓琵琶作數十曲曲畢乃吐舌擘目以怖度而去復行二十里許又見一老父寄載自云姓王名戒因復載之謂曰鬼工鼓琵琶甚哀戒曰我亦能鼓即是向鬼復擘眼吐舌度怖幾死

語林曰桓宣武外甥恒在坐鼓琵琶宣武醉後指琵琶曰名士固亦操斯器

三輔決錄曰遊楚上表乞宿衛拜駙馬都尉楚無學問好遊邀音樂乃畜歌琵琶箏笛每行將以自隨

樂府雜錄曰唐文宗朝女弟子鄭中丞善於胡琴中丞即官內庫有兩面琵琶號大忽雷鄭常彈小忽雷因匙頭脫也送於崇仁坊南趙家修理大約造樂器多在此坊中南北二趙家最妙大和中有權相舊吏梁厚本蒞在渭南縣之

西北臨渭水一日因垂釣忽見一物流過長五尺許悉以錦纏其上令家僮接得就岸乃祕器也及發棺視之乃一女郎也粧色儼然久伺之口鼻閒餘息未絕遂移於曲室中將養經旬漸能言詢之云是鄭中丞也昨以悞聖旨命內官縊殺投於渭河錦則諸弟子相贈耳及如故因垂涕感謝厚本卽納爲妻言其琵琶今尚在南趙家值鄭注之亂莫有知者梁乃潛賂樂匠贖得之每至夜深方敢輕彈後遇良晨美景飲於花下酒酣不覺朗彈數曲洎有黃門放鶴子過其門私於牆外聽之日此是鄭中丞琵琶聲也不日召入內乃捨厚本之罪仍加錫賜也

明皇雜錄曰天寶中上命宮女子數百人爲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曉音律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洞知律度安祿山自范陽入觀亦獻白玉簫管數白事皆陳

於梨園自是音響殆不類人間有中官白秀貞自蜀使迴得琵琶以獻其槽以邏迤檀爲之溫潤如玉光輝可鑿有金縷紅文蹙成雙鳳貴妃每抱是琵琶奏於梨園音韻淒清飄如雲外而諸王貴主洎虢國已下競爲貴妃琵琶弟子每授曲畢皆廣有進獻其後龜年流落江南每遇良晨勝景常爲人歌數闕座客聞之莫不掩泣罷酒

### 羯鼓

羯鼓錄曰羯鼓出外夷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音主太簇一均龜茲高昌踈勒天竺諸部皆用之次在都曇答臘鼓之下都曇似響鼓而小鷄鼓之上鷄鼓爲之漆桶山桑爲之下以小牙床承之擊用兩杖其音焦殺鳴烈九宜急曲促破作戰杖連碎之聲又宜高樓曉影明月清風破空透遠特異衆樂杖用黃檀狗骨花楸等木乾緊絕濕氣而復柔膩乾

取發越響亮賦收戰裏健舉捲用鋼鐵鐵當精練捲須至  
勻若不以鋼則應條高下紐振不停不勻則鼓面緩急若  
琴徽之尅病玄宗洞曉音律由之天縱凡是管絃悉造其  
妙若製作曲調隨意卽成如不立章度取適長短應指發  
聲皆中點拍至於清濁變轉律呂呼召君臣事物相制使  
雖古之夔曠無以過也尤愛羯鼓橫笛云八音之領袖也  
諸樂不可爲比嘗值二月詰旦巾櫛方畢時宿雨初晴景  
色明麗小殿庭內柳杏將吐觀而歎曰對此景物豈可不  
與他判斷之左右相目將令備酒唯高力士遣取羯鼓上  
旋命之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上自神思自得及顧柳  
杏皆已發拆指而笑曰此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左右皆  
稱萬歲又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迴徹纖塵不起卽奏之必  
遠風徐來庭葉墜落其妙絕入神也如此

又曰汝陽王璿寧王長子也姿容妍美秀出藩邸上特鍾  
愛焉自傳授之又以其聰悟敏惠妙達其旨每隨遊幸頃

刻不捨璿嘗戴硃綃帽打曲上自摘槿花一朶置於帽上

着處二物皆極滑火之方安遂奏舞山花一曲花不墜本

所謂定頭項上大喜笑賜金器一廚因誇花奴璿小姿質

明瑩肌膚光細非人閒人必神仙謫墜也寧王謙讓隨而

短之上笑曰大歌不在過慮阿瞞自是相師上於諸親夫

帝王之相且須英特越逸之氣不然則有深沈包育之侯

若花奴但端秀過人悉無此態固無猜也而又舉止淹雅

更得公卿間令譽耳寧王又謝之曰如此則臣乃輪之上

曰若此則阿瞞亦輪大哥矣寧王又謙謝上曰阿瞞羸處

亦多大哥大用爲損衆皆歡笑也上性儻邁酷不好琴嘗

聽彈正弄未及畢叱琴者曰待詔出去謂官者曰速召花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八十二 六

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黃幡綽亦知音者上嘗使人召之  
不時至上怒絡驛使尋捕之既至及殿側聞上哩鼓固止  
謁者不令報俄頃上又問侍官奴來未曲罷改奏纔三數  
十聲綽卽入上謂曰賴稍遲我向來怒意至必搥焉適方  
思之長入供奉已五十餘日暫一日出外不可不許他東  
西過往綽拜謝畢內官有偶而笑者上詰之具言綽尋至  
聽鼓而俟其時入上問之綽語其方及解怒之際皆無差  
悟上奇之復厲聲謂之曰我心骨下事安得有侍官奴聞  
鼓聲能料之耶今且謂我何如綽遂走下堦面北鞠躬大  
聲曰有勅豎金雞上大笑而止

又曰宋開府雖耿介不倫亦深好聲樂尤善羯鼓南山起  
起雨卽開始承恩頗與上論鼓事曰不是青州石卽是魯  
山花歐然少年碧掌下雖有朋肯聲據此乃漢震第二鼓

也且鑿用石花瓷固是罍鼓掌下朋肯聲是以手拍非羯  
鼓鳴矣又謂上曰頭如青山峯手似白雨點按此卽羯鼓  
之能事山峯欲不動卽上與開府兼善兩鼓也而羯鼓偏  
好以其比漢震稍雅細焉開府之家悉傳之東都留守鄭  
叔祖母卽開府之女今尊賢里鄭氏第小樓卽是夫人習  
鼓之所也

又曰嗣曹王臯有巧思精於器用爲荆南節度使有驕客  
懷二椀欲求通謁先啓於賓府府中觀者訝之曰豈是尚  
邪客曰但啓於尚書當解耳及見臯捧而嘆曰不意今日  
獲逢至寶因指其鋼勺之狀賓但唯唯或復非之臯曰諸  
公或似未信乎命取食料自選其極平者遂重二椀於枰  
心以油注之盤中椀滿而油不浸漏蓋相契無際也臯曰  
此必開元中供御椀也不然無以至此問其客曰某先人

在黔中得於高力士衆方深伏佐替問其價宜償幾何客  
日不過三百緡及臯遺之財帛器皿其直果稱焉  
又曰廣德中蜀客雙流縣丞李琬者亦能之調集至長安  
稅居務本里夜聞羯鼓聲曲頗妙於月下步尋至一小宅  
門戶極卑隘叩門請謁鼓工曰君所擊者豈非耶婆色雞  
乎一本作耶雞至精能然而無尾何也工大異之曰君固  
知音者此事無人知某太常工人也祖父傳此藝尤能此  
曲近因張通儒而入長安某家流散父沒西河此曲遂絕  
今但按舊譜數本尋之音無結尾聲故夜夜求之琬曰曲  
下意盡乎工曰盡琬曰意盡則曲盡又何索乎工曰奈何  
聲不盡也琬曰可言矣夫曲有如此當以他曲解之方可  
盡其聲矣夫耶婆色雞當用掘拓急偏解之工如其所教  
果得諧叶聲音皆盡如柘枝用渾脫解甘州工泣言而謝

之即言於寺卿奏爲主簿累官至太常少卿爲宗正卿  
又曰永泰中杜鴻漸爲三川副元帥兼西川節度使亦能  
之成都府有削杖者以二枚獻於鴻漸鴻漸得之示於衆曰  
此尤物也常衣襟下收貯積時矣匠曰某於春溝中養之  
二十年及鴻漸出蜀至利州西界望嘉驛入漢川矣自西  
南來始至嘉陵江頗有山景致至夜月色又佳乃與從事  
楊崖州杜亞輩登驛樓望月行觴讌話曰今日出艱危脫  
猜逼外則不辱命於朝廷內則不中禍於微賈皆諸賢之  
力也既保此安步又瞰於此殊境安得不自賀乎遂命家  
僮取羯鼓笛以所得杖酣奏數曲四山猿鳥悉皆飛鳴從  
事頗異之曰昔夔之擊拊百獸舞庭此豈遠耶漸曰若漸  
於此稍當致功猶未臻妙尚能及是況聖主御天賢臣考  
樂飛走之類又何不感因言某有別墅近花嚴閣每值風

清月朗時或登閣奏此初見群羊於川下數舉頭蹀躞不  
已某謂以鼓然也及鼓止亦止某復鼓之亦復然遂以疾  
徐高下而節之無不相應旋有二犬自其家走而吠之及  
羊側逐漸止聲仰首若有所聽少選即復宛頸搖尾亦從  
而變態是知率舞固無難矣某後不敢爲之近者士林間  
無習之者唯僕射韓臯善不甚露焉鄂州節度使時聞黃  
鶴一兩集而已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四  
樂部二十二

感篥	五絃	六絃	七絃
太一	方響	笛	鐸
鐃	鐃	角	銅鉢
壤	撫相	春牘	拍板

篥齋

樂部曰感篥者筍管也卷蘆爲頭截竹爲管出於胡地制  
法角音九孔漏聲五音咸備唐以編入鹵部名爲筍管用  
之雅樂以爲雅管六竅之制則爲鳳管旋宮轉器以應律  
管者也

通典曰篥篥本名悲篥出於胡中其聲悲  
或云儒者得傳  
胡人吹以驚中  
國馬後乃以筍  
爲首竹爲管也



通典曰桃皮東夷有卷桃皮以為箏篋也二具大蠶也容可數升並吹之以節樂亦出南蠻樂府雜錄曰箏篋者本龜茲國樂也亦名悲篋有類於箏也德宗朝有尉遲青官至將軍大曆中有幽州王麻奴者解吹箏篋河北推為第一手頗踞傲自負除戎帥外莫有敢輕易請者時有從事姓盧不記名臺拜將入京臨岐把酒請麻奴吹一曲子相送麻奴偃蹇大以為不可盧乃怒曰汝藝亦未足稱者殊不知上國有尉遲將軍冠絕今古麻奴大怒曰某之此藝海內豈有及者耶今即往彼定其優劣不數月到京訪尉遲所居即常樂里也乃於側近僦居日夕加意吹之尉遲每經其門過如不聞麻奴尚未分因賂其閽者方得通見即設席於地令坐乃於高般涉調中吹一曲勒部低曲終流汗浹背尉遲頷頤謂曰此曲何

必於高般涉徒費許多氣力也因自出銀字管於平般涉調中吹之麻奴驚憤垂泣拜之曰某生於偏遠之方偶有寡藝實為無人今日幸聞天樂方悟前非遂將樂器碎之而歸終身不復言箏篋明皇雜錄曰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屬霖雨涉旬於棧道雨中聞鈴聲與山相應上既悼念貴妃採其聲為雨霖鈴曲以寄恨焉時梨園弟子善吹箏篋者張野狐唯此人從至蜀上因以其曲授野狐洎至德中車駕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多非舊人上於望京樓下命野狐奏雨霖鈴曲未半上四顧淒涼不覺流涕左右感動與之歔歔其曲今傳於法部

五絃

國史補云趙璧彈五絃人問其術璧曰吾之於五絃也始

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方吾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為壁壁之為五絃也音律圖曰五絃不知誰所造也今世有之比琵琶稍小蓋北國所出也

又曰二絃未詳所起形如琵琶二絃四隔孤柱一合散聲二隔聲八柱聲一摠一十聲隨調應律

又曰秦漢未詳所起與琵琶同以不開目為異四絃四隔合散聲四隔聲十六摠二十聲隨調應律

六絃

又曰六絃史盛作天寶中進形如琵琶而身長六絃四隔孤柱一合散聲六隔聲二十四柱聲一摠三十一聲隔調應律

七絃

又曰七絃鄭喜子作開元中進形同阮咸而大近身旁有少缺取其近身便也絃十三隔孤柱一合散聲七隔聲九十一柱聲一摠九十九聲隨調應律

太一

又曰太一司馬滔作開元中進十二絃六隔合散聲十二隔聲七十二絃散聲應律呂以隔聲旋相為宮合八十四調今入雅樂宮懸內用之矣

又曰天寶樂任歷作天寶中進類石幢十四絃設柱黃鍾一均足倍七聲後柱作調應律每舞者執之

方響

三禮圖方響梁有銅磬蓋今方響也方響以鐵為之修九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磬而不設倚架上以代鍾磬人間使用者纔三四寸

樂府雜錄曰唐咸通中有調音律官吳續為鼓吹署丞善打方響其妙越羣不朱崖李太尉家樂人也

易曰日吳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毛詩宛丘曰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

爾雅曰盎謂之缶注云盎也

史記曰秦王與趙王會澠池藺相如從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琴趙王鼓琴秦御史書曰某年某月秦王命趙王鼓琴相如亦奉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請以頸血濺大王秦王不懌為一擊之相如亦命趙御史書曰某年某月趙王使秦王擊缶

淮南子曰夫窮鄉之社扣瓮拊瓶相和而歌自以為樂常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鍾乃始知夫瓮瓶之足羞也

徐幹中論曰聽黃鍾之音知擊缶之細涉庠序之教知不學之困

呂氏春秋曰堯使質以麋鞅魚缶而鼓之也

墨子曰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吟缶

大周正樂曰今缶八永太初司馬滔進獻廣平樂兼此八缶具黃鍾一均聲

樂府雜錄曰唐大中初有調音律官天興縣丞郭道源善擊甌用越甌邢瓶共一十二旋加減水以筋擊之其音妙於方響也

周禮曰二十五人為兩置司馬一人因以名焉木舌金鈴曰鐸軍中執之以通鼓也

後周書曰長孫紹遠為太常廣召工創造樂器土木絲竹

大下御覽 卷五百八十四 四 雜錄

各得其宜唯黃鍾不調紹遠每以為意嘗因退朝經韓使君佛寺過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音雅合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紹遠乃啓世宗行以各器木舌金鈴通禮義纂曰鐸大鈴振之以通鼓也

大周正樂曰鐸如鏡以木為舌播之以和鼓也

樂書曰木鐸者鈴也生銅為之以木作舌故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言施政教時天將命以號令天下文舞所執而鳴之以振文教

樂書曰金鐸者形同木鐸以金為舌號令為度鳴而驚眾武舞所執以振武教者也

鄭注司馬職云攬鐸掩上振之為攬攬者止行息氣也六軍三三而居其間相遠故振鐸以通之使軍眾知可進可止之節也

司馬法曰鼓聲不過聞鼙聲不過聞鐸聲不過聞其琅也

廣古今五行記曰晉愍帝建興四年晉陵人陳寵在田得銅鐸五枚皆有龍虎形

大周正樂曰唐朝承周隋離亂之後樂懸散失獨無徵音國姓所闕知者不敢聞達其事天后末御史大夫李嗣真常密求之不得一旦秋爽聞砧聲有應之者在今營營是當時英公宅又數年無由得之其後勸業舉兵敗走后瀦其宮嗣真乃求得喪車一鐸入而振之於東南隅果有應也遂掘之得石一段裁為四具補樂懸之散闕今享宗廟郊天掛篋簾者乃嗣真所得也

鏡

釋名曰鏡者鏡也宮懸用之飾以流蘇

禮記曰始奏以文文擊鼓以驚眾也復亂以武武擊鏡而

退也

周禮曰金鑢止鼓鑢如鈴無舌者秉執而鳴之以止鼓也

樂書曰金鑢小者似鈴執而鳴之以止鼓也舞武工人所執謂振而退武也大者懸而擊之象鍾形薄旁有二十四銑應律音而和樂也

說文曰鉦鑢也鈴柄中上下通鉦也銑小鑢也軍法卒長執銑漢有鼓吹曲有鑢歌

鐺

周禮曰鼓人以金為鐺節鼓形如小鍾軍行鳴之以為鼓節也近代有大銅疊懸而擊之  
又曰卒長執鐺兩司馬執鐺言鐺鑢之用謂鉦鐸之屬以金鑢止鼓而金鐺節鼓然是四金之數故鐺者非雅樂器也

大角

通禮義纂曰長鳴角也按蚩尤師蚩蚩與黃帝戰於涿鹿帝命吹角為龍鳴以禦之魏武帝征烏桓軍士思歸乃減角為中鳴其聲尤悲以應胡笳管宋以降公襲用之有長鳴唐禮大駕陳一百二十具是承晉魏之制也

宋樂志曰西戎有吹金者銅角長可二尺形如牛角書記所不載或云用羌胡以驚中國馬

又曰角長五尺形如竹筒本細末稍大未詳所起今鹵部及軍中用之或以竹木或以皮為之無定制按古軍法有吹角也此器俗名拔邏迴蓋胡虜驚軍之音所以書傳無之海內亂離至侯景圍臺城方用之也

銅鉢

又曰銅鉢是西涼樂也以皮紐相擊應節今法樂用之

大角

卷五

六

禮記

通典曰銅鉢亦謂之銅盤出西戎及南蠻其圍數寸隱起如浮漚貫之以韋相擊以和樂也南蠻國大者圍數尺或謂齊穆士素所造也

風土記曰壤者以木作前廣後銳長尺三四寸其形如履節僅少以為戲也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人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未樂志曰西撫相如金管隨風長尺二八寸吹中其音清風俗通曰相拊也所以輔相於樂奏樂之時先擊相

大周正樂曰撫相以韋為之實以糠撫之以節也周禮笙師曰云掌春牘應雅鄭司農云狀如漆笛而弁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革鞞之有兩紐虛無底舉以頓地

如春杵亦謂之頗相相助也以節樂也或謂梁孝王築睢陽城方十二里造時唱聲以小鼓為節築者下築和之後世謂此聲為睢陽樂

風俗通曰雅形如漆笛有椎禮云訊疾以雅是也

拍板

樂府雜錄曰玄宗令黃幡綽撰拍板譜幡綽乃於紙上畫一耳進之問其故對曰但有耳道則無失其節奏也韓文公因為樂句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四



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  
 相寬監鐵論曰內無其實而外學其文若畫脂鏤冰費日  
 損功  
 王充論衡曰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滋未必  
 實才與文相副也  
 魏文帝典論曰夫文本同而未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  
 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存體不可力  
 強而致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  
 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  
 且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  
 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平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强力貧  
 賤則憚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  
 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

士之所大痛也

晉摯虞文章流別論曰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  
 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  
 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  
 王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  
 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  
 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為詩者多矣其功德  
 者謂之頌其餘則摠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  
 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  
 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古之作詩也發於情止乎禮義情之  
 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  
 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



卷五  
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  
例矣事形爲本則言富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  
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免辭過壯則與事相  
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  
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楊  
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也

沉約宋書論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帝之德剛柔迭用喜  
愠分情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旣衰風流彌  
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  
金玉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逾廣王褒劉向揚班崔  
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于篇而蕪  
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豔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  
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自漢至

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爲形似之言二  
班長於情理之說于建仲宣以氣質爲體源其髓流所始  
莫不同祖風騷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  
纏采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  
餘烈事極江右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  
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軌後昆  
李充翰林論曰或問曰何如斯可謂之文荅曰孔文舉之  
書陸士衡之議斯可謂成文也

陸景典語曰所謂文者非徒執卷於儒生之門據筆於翰  
墨之采乃貴其造化之淵禮樂之盛也  
文心雕龍曰人文之元肇自泰極幽讚神明易象惟先庖  
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  
天地之心設若乃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玉版金

六平御覽 卷五十五 三  
鑠之寶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鳥迹代  
繩文字始炳炎皞遺事紀在三墳而年世眇邈聲采靡追  
唐虞文章則煥乎爲盛元首載歌既發吟詠之志稷益陳  
謨亦垂敷奏之風夏后氏興業峻鴻績九序詠謨勳德弥  
縉逮及商周文勝其質雅頌所被英華日新文王憂患繇  
辭炳耀符采複隱精義堅深重以公旦多才振其微烈制  
詩緝頌斧藻羣言至若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鈞六經必  
金聲而玉振雕琢性情組織辭令木鐸啓而千里應席珎  
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故爰自風  
姓暨于孔氏立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  
神理以設教著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  
人文以成化然後能纏緯區宇彌綸彝憲發揮事業彪炳  
辭義故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以明道旁通而無涯日用

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  
者道之文也  
又曰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  
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臨篇綴翰必有二思理  
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見爲饋貧之糧貫一爲拯  
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又曰翬翟備色而翱翥百步肌豐而力沈也鷹隼無采而  
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乏  
采則鸞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若藻曜而高翔固  
文章之鳴鳳也  
又曰括囊雜體功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  
則准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刊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措  
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軌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

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豔此脩體而成勢隨變而立  
功者也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乎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  
爲地矣  
又曰夫薑桂因地辛在本性文章公學能在天資故才自  
內發學以外成有學飽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連  
連於事義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外之殊分也是以屬  
意於文心與筆謀才爲盟主學爲輔佐合德文采必霸才  
學褊狹雖美少功才量學文宜正體制必以情志爲神明  
事義爲骨體辭采爲肌膚宮商爲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摛  
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恒數也夫文變無  
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變故多尤需爲事賊且  
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尺接以寸附然通  
製者蓋寡接附者甚衆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脉不流

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湊理然後節文自會如膠之粘木  
石之合玉矣是以四牡異力而六轡如琴馭文之法有似  
於此昔張湯擬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屢譴並事理之不  
明而辭旨之失調也及倪寬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歎奇  
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  
宋范曄獄中與諸生姪書以自序其略曰吾少嬾學問年  
三十許始有尙耳自爾已來轉爲心化至於所通處皆自  
得之曾懷常爲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  
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  
振其金石耳

金樓子曰王仲任言夫說一經者爲儒生也博古今者爲  
通人也上書奏事者爲文人也能精思著文連篇章爲鴻  
儒也若劉子政揚子雲之列是也蓋儒生轉通人通人爲

文人文人轉爲鴻儒也

又曰古之學者有二今之學者四焉夫子門徒轉相師授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爲辭賦則謂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閤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唯須綺縠紛披宮微靡曼屑吻適會情靈搖蕩潘安仁清綺若是而評者止稱情切故知爲文之難也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觀其辭致側密事語堅明雖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義也若夫今之俗也縉紳稚齒閭巷小生苟取成章貴在悅目龍首豕足隨時之宜牛頭馬髀強相附會夫挹酌道德憲章前言者君子所以行之也原憲云無財謂之貧學道不行謂之病未俗學徒頗或異此或假茲以爲伎術或狎之以

爲戲笑未聞學自立和樂慎禮者也

齊書曰陸厥字韓卿少有風槩好屬文時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罽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爲永明體厥與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此必不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已來此祕未覩或闢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欲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旣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闡此處而云此祕未覩近於誣乎按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

由思至斯則揣情謬於玄黃摘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卽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欲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齟齬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祕未覩茲論爲何所指耶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洽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醫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耶三國典略曰徐摛字士秀東海郟人也貞外散騎常侍超之于文好新率不拘舊體梁武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

學俱長兼有德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梁武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貌也乃以摛爲侍讀王爲太子轉家令文體旣別春坊盡學之謂之宮體宮體之號自斯而起又曰齊主嘗問于魏收曰卿才何如徐陵收對曰臣大國之才典以雅徐陵亡國之才麗以豔後周書曰庾信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于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闈恩禮莫與北隆旣有盛才文並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六  
文部二  
詩  
文心雕龍曰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  
之爲訓有符焉尔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  
然堯有大唐之歌虞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詞達而已及  
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少康敗德五子咸諷順美匡惡其來  
久矣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子夏鑿絢  
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以言詩自玉澤  
弥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以諷誦舊章酬酢以爲賓祭吐  
納而成身文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爲刺秦王滅典亦造仙  
詩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柏  
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詞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六

文部二

詩

文心雕龍曰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  
之爲訓有符焉尔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  
然堯有大唐之歌虞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詞達而已及  
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少康敗德五子咸諷順美匡惡其來  
久矣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子夏鑿絢  
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以言詩自玉澤  
弥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以諷誦舊章酬酢以爲賓祭吐  
納而成身文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爲刺秦王滅典亦造仙  
詩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柏  
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詞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

國采亦云周備而詞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見擬於前代按邵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淫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徵則五言久矣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傳毅之詞比采而推固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宛轉附物惆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於張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序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詞逐兒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用也及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詞譎義具魏之遺直也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左潘陸比肩詩衢采縛於正始力柔於建安

或折文以爲妙或流靡以自研此其大略也江左篇製溺於玄風羞笑徇務之志崇盛忘機之談表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詞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爲雋也宋初文詠體有因革嚴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家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代之所競也故鋪觀列代而情變之數可鑒撮舉同異而綱領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爲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華實異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合其潤茂先疑其清景陽振其麗若兼善則子建仲宣徧美則太冲公幹然詩有恒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圓通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以爲易其難也方來矣至於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則萌於圖讖迴文所興則道原爲始聯句共韻則柏梁餘製巨細或殊情理

同致總歸詩圃故不繁云

列子曰堯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問曰孰教尔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

文章流別論曰詩言志歌永言古有採詩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古詩之四言者振鷺干飛是也漢郊廟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是也樂府亦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是也樂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是也於俳諧倡樂世用之古詩之九言者澗酌彼行潦浥彼注茲是也不入歌謠之章故世希爲之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聲成爲節

顏延之庭誥曰荀爽云詩者古之歌章然則雅頌之樂篇全矣是以後之詩者率以歌爲名及秦勒望岳漢祀郊宮

辭著前史者文變之高制也雖雅聲未至弘麗難追矣逮李陵衆作摠雜不類是假託非盡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摯虞文論足稱優洽柏梁以來繼作非一纂所至七言而已九言不見者將由聲度闡誕不協金石至於五言流靡則劉楨張華四言側密則張衡王粲若夫陳思王可謂兼之矣

鍾嶸詩評曰古詩李陵班婕妤好曹植劉楨王粲阮藉陸機潘岳張協左思謝靈運等十二人詩皆上品曹植詩其原出於國風其骨氣高奇辭彩華茂情兼雅怨躰備文質粲然逸古卓余不群嗟乎陳思之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笙竽女工之有黼黻若孔子之門用文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王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劉楨文體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震絕楨骨氣凌



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彫潤恨少然自陳思已往植稱獨步張協字景陽詩其原出於王粲文章華靜實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冲風流調遠實曠代之高才其辭彩葱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疊疊不倦阮籍詩其原出於小雅雖無彫斲之巧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致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矣陶潛詩其原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占辭興婉媚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田家語邪古今隱逸詩之宗也

漢書曰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劉向張子僑等待詔金馬門褒有俊材使褒作中和樂職如淳曰言王政中宣布詩藝林曰宣帝選好事者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

魏書曰李康字肅遠性介立不和俗為鄉里所嫉故官不進嘗作遊九嶷詩明帝異其文問左右斯人安在吾欲擢之因起為隰陽長卒

晉書載記曰李壽奢侈殺人以立威其臣龔壯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時賢之語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

又曰和玄既篡欲引用孟昶問其人於劉邁邁曰臣在京口不聞昶有異能但父子紛紛更相贈詩爾玄笑之而止宋書曰顏延之與陳郡謝靈運共以詞彩齊名而遲速懸絕文帝嘗各勅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昭已與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彫繪滿眼鍾嶸詩評云靈運詩其原出於陳思雅有景陽之體嶸謂若人學多才

博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且富宜哉然名章秀句處處間起妙曲新聲駉驛奔發類青松拔木白玉映竹未足以貶高才也

又曰謝惠連方明之子也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惠連則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常云此語有神工非余語也

趙書曰徐光字季武年十四五爲將軍秣馬光但書馬柳吾浪柱爲詩頌不親馬事

梁書曰丘遲字希範辭采麗逸時有鍾嶸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迴雪遲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淺於文通而秀於敬子其見稱如此

三國典略曰周文州氏酋反制鄜州刺史高琳討平之軍

還帝宴群公卿士命賦詩言志琳詩云寄言寶車騎爲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帝大悅曰獯獫陸梁未時款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

又以齊蕭愨字仁祖爲太子洗馬嘗於秋夜賦詩其兩句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踈邢子才曰蕭仁祖之斯文可謂雕章間出音潘陸齊軌不襲建安之風顏謝同聲遂革太乙之氣自漢逮晉情賞猶自不諧河北江南意製本應相詭顏黃門云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箕畢殊好理宜固然

又曰王晞爲常山王司馬晞恬憺寡欲不以世務爲累時謂之方外司馬常遊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時常山王遣使召晞晞不時至明日承相西閣祭酒盧思道問晞昨已朱顏得無魚鳥致恠乎晞笑曰昨陶然以

酒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魚鳥而已哉  
又曰辛德源嘗於邢邵座賦詩其十字曰寒威漸離風春  
色方依樹衆咸稱善後王昕逢之謂曰今日可謂寒威離  
風春色依樹

隋書曰楊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  
氣宏拔風韻秀出亦爲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嘆曰人  
之將死其言也善豈若是乎

唐書文苑傳曰元萬頃乾封中從英國公李勣征高麗爲  
遼東道管記時別帥馮本以水軍援裨將郭待封舡破失  
期封欲作書與勣恐高麗知其救兵不至乘危迫之乃令  
萬頃作離合詩贈勣勣不達其意大怒曰軍機急切何用  
詩爲必斬之萬頃解釋之乃止  
又曰錢起能五言詩初從鄉薦家寄江湖嘗於客舍月夜

獨吟遼聞人吟於庭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愕然  
攝衣視之無所見矣以爲鬼怪而志之及起就試之年李  
暉所試湘靈鼓瑟詩題中有青字起卽以鬼謠十字爲落  
句暉深嘉之稱爲絕唱是歲登第

又曰元稹聰警絕人年少有才名與太原白居易爲友工  
爲詩善狀詠當時風態物色當時言詩者稱元白焉白衣  
冠士子至閭閻下俚悉傳諷之號爲元和體穆宗在東宮  
有妃嬪左右嘗念及稹篇詠者宮中呼爲元才子至是極  
承恩遇嘗爲長慶宮詞數十百篇閭里競爲傳唱

又曰劉禹錫晚年與少傅白居易友善居易詩筆文章時  
無在其右者也與禹錫唱和往來因集其詩而序之曰彭  
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  
犯之夫合應者聲同交爭者力敵一往一復欲罷不能一

太平御覽 卷一百一十一  
二年來日尋筆硯同和贈荅不覺滋多大和三年春已前  
紙墨所在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餘乘興仗醉卒然作者  
不在此數嘗戲微之云僕與足下二十年來爲文友詩敵  
幸也亦不幸也吟詠情性播揚名聲其適遺形其樂忘老  
幸也然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僕不  
得獨步於吳越間此亦不幸也今垂老復遇夢得非重不  
幸耶夢得文之神妙莫先於詩若妙與神則吾豈敢如夢  
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邊沈舟側畔千帆過  
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之類真謂神妙矣在在處處應有  
靈物護持豈止兩家子弟祕藏而已

世說曰夏侯孝若作周詩成示潘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  
見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風詩志之又賦詩云  
又曰孫秀收石崇潘岳先送石棄市潘後至石謂潘曰安

仁卿亦復余耶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潘金谷詩云投分  
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詩讖

又曰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曰未知文生於情  
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文士傳曰張秉自知短命乃作千年歌詩以自傷○顏氏  
家訓曰王籍入若邪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  
南以爲文章斷絕物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

金樓子云有何贈智者常於任昉座賦詩而其詩言不類  
任云卿詩可謂高厚其人大怒曰遂以我詩爲狗號

國朝傳記曰薛道衡聘陳爲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  
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語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  
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日名下固無虛士

國朝雜記曰沈佺期以工詩著名燕公張說嘗謂之曰沈

三兄詩直須還他第一

國史補曰德宗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宴百寮賦詩羣臣奉和詔寫本賜戴叔倫於容州天下榮之

又曰杜佑在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上曰此惡詩焉用進

時人謂之淮勅惡詩

陸機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靡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七

文部三

賦

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

釋名曰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也

漢書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與圖政事故可以列為大夫也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歌詠之士逸在布衣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譏憂國皆作賦以風諭咸以惻隱古訓之義也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辭為侈麗闕廣之語設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稱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

又曰上令王褒與張子儵等並待詔數從遊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辨麗可嘉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娛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

又曰武帝以安車徵枚乘孽子臯母爲小妻乘之東歸也臯母不肯隨乘乘怒留臯與母居年十七上書自陳枚乘之子上得大喜召入詔使賦平樂觀善之拜爲郎臯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爲賦頌好慢戲以故得渫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太子羣臣喜故臯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臯爲文疾受詔輒成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

又曰上讀司馬相如子虛賦善之乃召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遊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爲齊難亡是公者欲明天子之義故虛籍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歸於節儉因以辭諫天子天子大悅時上好神仙相如又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有陵雲之氣游天地之間意

又曰趙昭儀方大幸每上幸甘泉常從在屬車閒豹尾中故揚雄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宓妃以懲齊戒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以爲式

後漢書曰王延壽字文考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

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  
又曰李充字伯仁少以文章顯名賈逵薦充召詣東觀受  
詔作賦拜蘭臺令史  
魏志曰陳思王植太祖常視其文曰汝倩人耳植跪曰出  
言爲論下筆成篇固當面試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  
諸子登使各賦植賦援筆立成太祖甚異之  
吳書曰張紘作柙榴枕賦陳琳在河北見之以示人曰此  
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琳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  
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  
易爲雄伯故僕受此過美之談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  
下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魏略曰卞蘭獻賦贊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作者不虛其  
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

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  
今賜牛一頭

又曰邯鄲淳作投壺賦奏之文帝以爲工賜綰十疋

晉書曰孫綽絕重張衡左思賦云三都二京六經之鼓吹  
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  
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  
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

又曰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  
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危懼孫綽上疏言不可溫  
見綽表不悅曰致意典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  
事耶

又曰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也博學有才氣嘗爲箏  
賦成謂人曰吾之賦比嵇琴不賞者必當以後出相遺深

識者亦當以高奇見貴  
宋書曰謝莊字希逸仕爲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帝詔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表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

梁書曰張率爲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勅荅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今之世矣  
又曰沈衆字仲興好學有文詞仕梁爲太子舍人時武帝制千字詩衆因注解與陳謝景同時召見于文德殿帝命衆作賦賦成奏之手勅荅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北齊書曰劉晝舉秀才入京考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苦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吟諷不輟乃歎曰儒者勞而少工見於斯矣我讀儒書二

十餘年而答策不第始學作文便得如是曾以此賦呈魏收收謂人曰賦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見其賦又愚於名  
唐書曰獲嘉主簿劉知幾著思慎賦以刺時鳳閣侍郎蘇味道李嶠見文相顧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所不及也當今防身要道盡在此矣  
又曰文苑傳李華字遐叔善屬文與蘭陵蕭穎士友善華應進士時著含元殿賦萬餘言穎士見而賞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  
後唐書曰李琪少孤貧苦學尤精於文賦昭宗時李谿父子以文學知名於時琪年十八九袖賦一軸謁谿谿覽賦驚異倒履迎門因出琪啞鍾捧日等賦指示謂琪曰予常患近年文士辭賦皆數旬之後未見賦題吾子入旬見題偶屬典麗吁可畏也琪由是以益知名也



摯虞文章流別論曰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前世爲賦者有孫卿屈原尚頗有古之詩義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楚詞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稱賦莫深於離騷賈誼之作則屈原儔也  
補衡傳曰黃祖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祖舉卮酒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佳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

文心雕龍曰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警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幹故劉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蒞之賦狐裘結言短韻詞自己作雖合作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則賦也者受命於詩人而

柘字於楚辭者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鈞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源始命賦之厥初也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辭人循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洞其風王揚騁其勢臯朔以下品物畢圖繁積於宣時校閱於成世進御之賦千有餘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矣若夫京殿苑獵述行敘志並體國經野義尚光大旣履端於唱序亦歸餘於摠詞序以建言首引情本詞以理篇寫送於勢觀夫荀結隱語事義自懷宋發誇談實始淫麗枚乘兔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豔賈誼鵬鳥致辨文情理子淵洞簫窮變於聲貌孟堅兩都明絢以瞻雅張衡二京迅拔宏富于雲甘泉構深偉之風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比此十家並辭賦之英傑也及仲宣靡密發篇必

道偉長博通時逢壯采太冲安仁策勲於鴻規士衡子安  
底績於流製景純綺巧縛理有餘彦伯梗槩情韻不置亦  
魏晉之賦首也原夫登高之旨蓋觀物興情情以物興故  
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辭雅義符采相勝如  
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差玄黃文雖雜而有實色雖糅而  
有儀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首  
逾惑躄要遂使繁華折枝膏腴害骨無貫風軌莫益勸戒  
此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貽誚於霧縠者也

宋玉大言賦序曰楚襄王既登雲陽之臺命諸大夫景差  
唐勒宋玉等並造大言賦賦卒而玉受賞又有能爲小言  
賦者賦之雲夢之田而賦卒乃賜玉田

揚子法言曰或問曰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  
壯夫不爲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姪若孔氏之

門而用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

崔鴻十六國春秋南涼錄曰禿髮僭檀子歸年始十三命  
爲高殿賦下筆卽成影不移漏僭檀覽而善之擬之於曹  
子建

又前秦錄曰苻堅宴群臣于逍遙園將軍講武文官賦詩  
有洛陽年少者長不滿四尺而聰博善屬文因朱彤上逍  
遙戲馬賦一篇堅覽而奇之曰此文綺藻清麗長卿儔也  
西京雜記曰長安有度虬亦善爲賦常爲清思賦時人不  
貴虬乃託以相如作遂大重於世焉

又曰相如將獻賦而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子可  
爲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上之賜錦四匹

又曰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  
也揚子雲曰長卿賦不從人間來神化所主耳子雲學相

如爲賦而不逮是故雅服焉

又曰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擊字長通牂犍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作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摠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其傳也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

博物志曰王延壽逸之子也魯作靈光殿初成逸語其子曰汝寫狀歸吾欲爲賦文考遂以韻寫簡其父曰此卿好賦吾固不及矣

三國典略曰齊魏收以温子昇那邵不作賦乃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唯以章表自許此同兒戲

文士傳曰何植字元幹青龍元年天子特詔曰揚州別駕何植有文章才試使作許都賦成封上不得令人見植遂造賦上甚異之

又曰棘蒿見陸雲作逸比賦蒿以爲丈夫出身不爲孝子則爲忠臣必欲建功立策爲國宰輔遂作官人賦以反雲之賦

栢子新論曰予少時見揚子雲麗文高論不量年少猥欲追及業作小賦用思太劇而立感動發病子雲亦言成帝上甘泉詔使作賦爲之卒暴倦臥夢其五藏出地以手收之覺大少氣病一歲余少好文見子雲工爲賦頌欲從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之矣

魏文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璩東平劉楨此七子者於學無

所遺於辭無所假如卮之初征登樓槐賦幹之玄援漏扃  
團扇枕賦雖張蔡不過也陳琳阮禹之章表書記今之儔  
也應璩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  
者  
魏文臨涓賦曰余從上拜墳乘馬過水相伴高樹之下駐  
馬書鞭為臨涓賦  
世說曰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作三都賦十年乃成  
門庭戶席皆置筆硯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賦成時人皆有  
譏訾思意甚不愜後示張華華曰此二京可三然君又未  
重於世宜以示高名之士思乃請序皇甫謐謐見之嗟嘆  
遂為作序於是先相訾者莫不斂衽讚述焉陸機入洛欲  
為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比聞有詹父欲作  
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瓮耳及思賦出機絕歎服以為

不能加也

又曰袁宏作東征賦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溫  
甚恨之嘗以問宏宏曰尊君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  
故不敢顯之溫曰君欲何為詞宏即答云風鑿散朗或搜  
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殞溫乃喜又不道陶侃侃子胡奴  
抽刃於曲室問袁君賦云何忽略表急而答曰大道尊公  
何言無因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以治民職思靜亂長  
沙之勳為史所讚胡奴乃止  
金樓子云劉體玄好學有文才為水仙賦時人以為不減  
洛神賦擬古詩時人謂陸士衡之流也余謂水仙不及洛  
神擬古勝乎士衡矣

閩川名士傳曰貞元中杜黃裳知貢舉試珠還合浦賦進  
士林藻賦成憑凡假寐夢人謂之曰君賦甚佳但恨未敘

珠來去之意爾藻悟視其草乃足四句其年擢第謝日黃裳謂曰唯林生敘珠來去之意若有神助

林生敘珠來去之意

余對上云爾藻悟視其草乃足四句其年擢第謝日黃裳謂曰唯林生敘珠來去之意若有神助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七

唯言無以日精令百難亦博雖其以命其難思精廣其  
此區無曲至開奏其賦天所演初達遠而答曰大道學為  
起得良識世才彭不似銀鑄以喜天不道訓歸於平其  
將不連騰之此日得海海所寄甲否云風墨道則如  
其地之寄以開空空時其得非不耳來也其未其  
又以奏空道東其賦其藻其藻其藻其藻其藻其藻其  
不亦也也

